

維、莫洛託夫

中華民國廿九年三月廿貳日收到

論蘇聯對外政策

(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蘇聯研究參考書

中蘇文化協會敬贈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三九年。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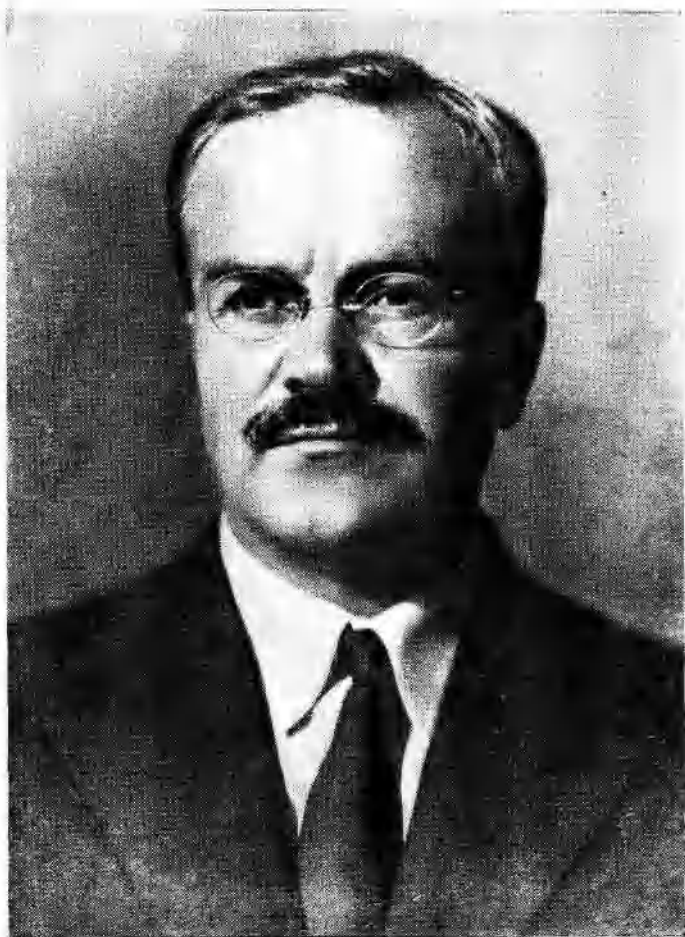
維、莫洛託夫

論蘇聯對外政策

（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部長在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第五屆全會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三九年。莫斯科





各位代表同志們！

近兩月來在國際環境中發生了重要的變更。這首先就是有關於歐洲形勢，同時也是有關於那些遠遠超出歐洲範圍以外的國家。說到這裏，就必須指出那有決定意義的三個基本情況。

第一，就必須指出那在蘇德相互關係中發生的變更。自從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於八月二十三日締結時起，蘇德彼此間存在多年的不正常的關係，即告終止了。從前曾被某些歐洲列強多方燒熱的惡感，已由蘇德彼此的接近和友善關係的建立所替代了。這些新的良好關係之更進一步的改善，是表現於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簽訂的蘇德關於相互友誼和兩國界線的條約。在蘇德這兩個最大歐洲國家間的關係中所發生的急遽轉變，不能不影響到了整個國際形勢。同時，事變已完全證實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上屆全會對於蘇德彼此接近所具有政治意義的估計。

第二，必須指出如波蘭軍事潰敗和波蘭國家瓦解的事實。波蘭當局是曾往往以其國家「堅固」及其軍隊「強大」自誇的。可是，只須給波蘭一個短時間的打擊——首先是從德軍方面，然後是從紅軍方面——就竟足夠使凡爾賽條約底這一個專靠壓迫非波蘭民族而生活的畸形兒消滅無餘了。那在德蘇兩國間實行無原則的看風轉舵手腕和玩弄把戲的「傳統政策」，竟已暴露自己是毫無立足根據並完全陷於破產了。

第三，須得承認，已在歐洲爆發的大戰爭，給整個國際環境加進了根本的變更。這個戰

爭是在德國和波蘭間開始了的，接着就轉成英法聯盟與德國間的戰爭了。德波戰爭，是因波蘭領導者們完全破產而很快就告完竣了。大家知道，無論是英國方面的擔保也好，無論是法國方面的擔保也好，都是未能挽救波蘭的。而且實在說來，直到如今也沒有什麼人知道，這究竟會是什麼「擔保」哩。（全場發笑）。已在英法同盟與德國間開始的戰爭，還處在自己的第一階段中，還沒有真正展開起來。雖然如此，可是很明顯的，這樣的戰爭是不能不給歐洲形勢加進了根本的變更，而且還不僅限於歐洲形勢哩。

由於在國際環境中有這些重要的變更，於是我們在不久以前還運用過的，而許多人已經如此習慣了的某些舊公式，已經顯然陳舊而不能適用於現時環境了。必須領會這一點，以便在估計歐洲現有新政治形勢時不致犯出粗鄙的錯誤來。

大家知道，例如「侵略」和「侵略國」這樣的概念，在最近幾月以來已取得新的具體內容，已具有新的含義了。不難猜到，現在我們已不能按譬如在三四個月以前那樣的含義來運用這些概念了。現在，如果就歐洲各個巨大列強說來，德國是處在趨向於立刻結束戰爭並達到和平的國家地位中，而那在昨天還高喊反對侵略的英國和法國，却主張繼續戰爭而反對締結和約。你們看，演角作用已經變更了。

英法兩國政府想以給予波蘭的義務來辯白它們這個新立場的企圖，當然是顯然沒有立足根據的。誰都明白，關於恢復舊時波蘭的話，是根本就說不上的。因此，假借恢復舊時波蘭國家

的名義來繼續進行現時的戰爭，是很荒謬的。英法兩國政府雖然明明懂得這一點，可是它們畢竟還是不願停止戰爭並恢復和平，却去設法尋找着新理由來辯白繼續其反對德國的戰爭。

英法當局近來企圖把自己形容成爲擁護各國人民民主權利而反對希特勒主義的戰士，同時英國政府宣稱，說在它看來，反德戰爭底目的，似乎不過是要「消滅希特勒主義」而已。這樣說來，英國主戰派以及和他們一塊走的法國主戰派，原來是對德國宣佈了某種好似舊時宗教戰爭的「思想系統的戰爭」哩。的確，從前有一個時候，爲反對邪教徒和異教徒而進行的宗教戰爭，曾是合乎時髦的。大家知道，這些戰爭曾使民衆遭到水深火熱的痛苦結果，引起經濟的破滅，引起各國人民文化生活的野蠻化。這些戰爭本來是會給不出任何其他結果的。可是，這些戰爭是在中世紀時代發生的，英法統治階級豈不是想把我們又拉到這種中世紀時代去，又拉到宗教戰爭，崇尚迷信，文化生活野蠻化的時代中去麼？無論如何，現時在「思想系統」旗幟下已製造出一個範圍更廣的，並對於歐洲和全世界各國人民有更多更大危險的戰爭了。可是，這樣一個戰爭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辯白自己的。希特勒主義底思想系統，也如其他任何思想系統一樣，是可以加以承認或加以否認的，——這是政治觀點的問題。可是誰都懂得，思想系統是不可用武力來消滅的，是不可用戰爭來結束的。因此，進行這種以冒充擁護「民主」爲掩飾的，以「消滅希特勒主義」爲名義的戰爭，就不僅是荒謬，而且是罪惡的。的確，如在法國封閉共產黨，逮捕法國國會共產黨議員，或如在英國割削政治自由，在印度進行毫不減弱的民族壓迫等一類的行動，是無論如何也不可叫作是爲擁護民主而鬥爭的。

顯而易見的，歐洲現今戰爭底目的，並不在於英法當局在其正式言論裏對廣大聽衆說明的那些東西，就是說，並不在於爲擁護民主而鬥爭，而是在於這些老爺們所不公開說出的東西。

英法對德戰爭底真正原因，並不在於英法兩國似乎已賭咒發誓要恢復舊時的波蘭，同時也當然不在於它們似乎已決定担起爲擁護民主而鬥爭的任務。在英法當局方面，自然是有其他較更真實的反德戰爭動機的。這些動機不是與什麼思想系統有關，而是與它們自己這兩個強大殖民地佔有國家底很物質性的利益有關的。

人口不過四千七百萬的不列顛帝國，佔據着總共有四萬萬八千萬人口的殖民地。人口不過四千二百萬的法蘭西殖民帝國，佔領着總共有七千萬人口的殖民地。因佔領着這些殖民地而有可能剝削幾萬萬人衆，——這就是英法兩國世界統治地位底基礎。恐怕德國索取這些殖民領地，——這就是英法現時對德戰爭底內幕，而德國近來是已因凡爾賽條約破產而大大加強了的。英法當局正因為恐怕喪失其世界統治地位，於是就進行其燃熾反德戰爭的政策。

所以，這一戰爭底帝國主義性質，對於每一個願意看見實情者，對於每一個不肯閉眼不顧事實者，都是彰明較著的。

從這一切中間就可看見，究竟是誰人需要這一個爲着世界統治地位而進行的戰爭。當然不是工人階級。這樣一個戰爭所能賜給工人階級的，無非是流血的犧牲和災難。

既然如此，那末請你們自己來判斷吧：如「侵略」和「侵略國」這類概念底內容，在最近這一時期內是否已經改變了呢？不難看見：按舊有含義來運用這些字眼，——就是說，如過

去在蘇德兩國相互政治關係中尚未發生最近決斷轉變以前以及在歐洲尚未爆發帝國主義大戰爭以前那樣，——就只能引起觀念的糊塗並必然會推動人們得出錯誤的結論。爲避免這種危險起見，我們就不應當以非批評態度去對待這些在新國際環境中不能適用的舊概念。

在最近這個時期內，國際環境就是這樣構成的。

我們現在就來說在蘇聯本身底外部形勢中所已發生的變更。在這裏所發生的變更是不小的，而如果要說到主要之點，那就不可不承認下述一點：因爲我們一貫實行我們和平對外政策的結果，我們已大大加強了我們蘇聯自己的陣地和我們蘇聯在國際範圍中的威信。（長時間的鼓掌）。

我們和德國的相互關係，如我已經說過那樣，是已經根本改善了。在這裏，事情是按以下各方面發展了的：鞏固兩國友善關係，發展實際合作，在政治上贊助德國趨向和平的志願。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責成我們在德國一旦參戰時保持中立。我們是一貫實行了這個路線的，而且我國軍隊於九月十七日開始進駐舊時波蘭領土，是絲毫不與此事相矛盾的。只須請人記起一件事實就夠了：還在那時，即九月十七日，蘇聯政府就已分送特別照會給所有一切與蘇聯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在這個特別照會中，蘇聯政府宣稱，蘇聯即在今後也將對於它們實行保持中立的政策。大家知道，我國軍隊之進駐波蘭領土，只是在波蘭國家已經瓦解而在事實上已不復存在以後。我們當然會不能仍然以中立態度對待這類事實，因爲由於這些事變的結果，在我們面前已擺着種種關於保證我們國家安全的尖銳問題了。除此而外，蘇聯政府會不能不顧及我們

那些住在西部烏克蘭和西部別洛露西亞的兄弟們所遭遇的特別難堪的苦況，他們在那已經崩潰的波蘭裏陷於顛連無告的地位。

後來的事變已完全證實了，新的蘇德關係是建築在堅固的相互利益基礎上的。在紅軍部隊進駐舊時波蘭國家境內以後，就產生了關於必須劃定蘇德兩國國家利益的嚴重問題。這些問題是很快就按雙方同意而解決了的。於九月末締結的德蘇關於相互友誼和兩國界線的條約，則把我們和德國的關係鞏固起來了。

德國與其他西歐資產階級國家在最近二十年內的關係，首先就是由德國想打破凡爾賽條約羈絆的志願來決定的，而英國和法國就是這凡爾賽條約底創造者，而美國則是創造這一條約的積極參加者。這個情況，歸根到底也就引起了歐洲現時的戰爭。

蘇聯與德國的關係却是建築在另外一個基礎上，這個基礎是與那永遠鞏固戰後凡爾賽制度的利益毫不相同的。我們一向都是認為，強有力的德國是維持歐洲堅固和平的必要條件。如果以為可以把德國「隨便打破」和除開不算，那就是可笑了。懷抱着這一愚蠢而危險夢想的列強，沒有顧到凡爾賽制度傷心的經驗，沒有注意到德國已經增長的實力，沒有瞭解：想在這和一九一四年環境根本不同的現時國際環境中來重演凡爾賽舊劇的企圖，是只能使他們得到破產結局的。

我們一向就是趨向於改善我們與德國的關係，並多方歡迎了在德國本身裏所有的這類的趨向。現在，我們與德國的關係，是以友誼關係為基礎的，是以準備贊助德國趨向和平的志願

爲基礎的，同時也是以願意多方促進蘇德經濟關係以利於兩國雙方爲基礎的。必須特別指出，在蘇德政治關係中發生的變更，造成了發展蘇德經濟關係的順利前提。德國代表團最近以前在莫斯科進行的經濟談判，以及蘇聯經濟代表團現時在柏林進行的談判，就是預備着發展蘇德貿易的廣大基礎。

現在，且讓我來說那些直接有關於我軍進駐舊時波蘭國家領土的事變吧。我不必來敘說這些事變底經過。關於所有這一切，都已在我國報章上詳細記載過了，你們諸位代表同志對於事實方面，是很熟知的。我現在只說到最重要之點。

根本用不着證明的，就是在波蘭國家完全瓦解之際，我國政府是會應該伸手幫助那些居住在西部烏克蘭和西部別洛露西亞境內的烏克蘭人弟兄們和別洛露西亞人弟兄們的。而我國政府也就這樣做了。（熱烈鼓掌多時。各代表們起立歡呼）。我紅軍是在烏克蘭居民和別洛露西亞居民全體同情下進駐這些區域的，這些居民歡迎我國軍隊，視之爲自己的解放者——視之爲把他們從波蘭貴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從波蘭地主資本家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解放者。

在我們紅軍沿這些區域作戰行進時，我軍部隊在某些地方曾與波蘭部隊發生過嚴重的接觸，因而也就會受到一些犧牲。這些犧牲究竟如何，是可從下述數目當中看出來的。在別洛露西亞戰線上，我紅軍部隊官兵死傷人數，有如下述：死者二百四十六人，傷者五百零三人，而總共計算起來則爲七百四十九人。在烏克蘭戰線上，我方官兵死傷人數，有如下述：死者四百九十一人，傷者一千三百五十九人，而總共計算起來則爲一千八百五十人。所以，我紅

軍在西部別洛露西亞和西部烏克蘭境內所受犧牲總數，是死者七百三十七人，傷者一千八百六十二人，即共計二千五百九十九人。至於說到我軍在波蘭境內所獲得的戰利品，那就有如下述：大炮九百餘門，機關槍一萬餘挺，步槍三十萬餘支，步槍子彈一萬五千萬餘發，炮彈約近一百萬顆，飛機約近三百架等等。

過渡到蘇聯方面來的領土，按其面積說來，等於一個巨大歐洲國家底領土。具體說來，西部別洛露西亞領土等於十萬零八千平方公里，其人口等於四百八十萬。西部烏克蘭領土等於八萬八千平方公里，其人口等於八百萬。這樣，過渡到我國方面來的西部烏克蘭領土和西部別洛露西亞領土，共達十九萬六千平方公里，而其人口則約近一千三百萬，其中：烏克蘭人有七百餘萬，別洛露西亞人有三百餘萬，波蘭人有一百餘萬，猶太人有一百餘萬。

這些事變底政治意義，是非常巨大的。所有一切由西部烏克蘭和西部別洛露西亞傳來的消息，都證明着當地居民是以一種遠非言辭所能形容的喜悅迎接了自己擺脫波蘭貴族壓迫而得到的解放，熱烈慶賀了蘇維埃政權所獲得的新的偉大勝利。（掌聲如雷，經久不息）。在最近幾日來舉行的西部烏克蘭人民大會和西部別洛露西亞人民大會底選舉，——這次選舉在這裏是破天荒第一次按普遍、直接、平等、不記名投票選舉制而進行的，——已經表明：這些區域裏的居民，至少有十分之九是老早就已準備好來重新加入蘇聯了。現在我們大家都已知道的那在里沃夫舉行的人民大會和在別洛斯托克舉行的人民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就是證明：各位由人民選擇出來的代表們關於所有一切政治問題，都是完全意見一致的。

現在來說我們與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的關係。大家知道，就在這裏也發生了重大的變更。

蘇聯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國的關係，是以一九二〇年締結的相當的和平條約爲基礎的。按照這些條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國取得了獨立國家存在地位，而且在過去這個時期內，蘇聯都始終不變地實行了對於這些新成立的小國友善的政策。在這裏就明白表現出蘇維埃政權政策與沙皇俄國政策間的根本的區別，沙皇俄國是會殘忍地壓迫弱小民族的，是曾沒有給予它們以任何獨立民族國家發展的可能，是在它們中間留下了不少的沉痛印象的。須得承認：蘇愛友善關係、蘇拉友善關係、蘇立友善關係在過去這二十年來發展的經驗，已造成了更加鞏固蘇聯與各波羅的海沿岸鄰邦間的政治關係以及其他種種關係的順利前提。我們近來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國代表們進行的外交談判以及由於這些談判結果而在莫斯科簽訂的條約，也是表明了上述一點。

你們知道，蘇聯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締結了有極大政治意義的互助公約。這些公約底原則基礎，是彼此一樣的。這些公約是以雙方互助爲基礎的，——一方面是蘇聯，另一方面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以及立陶宛，——同時在這些公約內包括有以下一項：當其中任何一國遇到侵犯時，彼此即實行軍事幫助。因爲這些國家具有其特別的地理形勢，——它們是接近蘇聯邊界的某種要道，特別是從波羅的海方面，——所以這些公約就賦與蘇聯以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一定地點設立海軍根據地和飛機場的可能，而對於立陶宛，則規定和蘇聯進行共同保護立陶宛邊界的原則。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國境內成立這些蘇聯海軍根據地和

飛機場，以及派遣某些數量的紅軍部隊到這幾國境內去保衛這些根據地和飛機場，就能保證有可靠的國防據點——不僅是爲着蘇聯，而且爲着波羅的海沿岸諸國本身，——並以此而造福於我各族人民所關懷的保障和平的事業。

我們近來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國進行的外交談判，已經表明：我們雙方都有充分的信任，我們雙方都在必要程度內瞭解無論爲着蘇聯利益或這些國家本身利益皆有實現這些防禦辦法之必要。在這些談判當中完全表明了，所有這些談判參加者都趨向於保持和平並保證我從事於和平勞動的各族人民的安全。所有這一切，就保證了這些談判的順利結束和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互助公約的締結。

上述各互助公約底特別性質，絕對不是說明蘇聯有任何干涉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以及立陶宛內政的意味，如像某些外國機關報所力圖形容的那樣。恰巧相反，所有這些互助公約正是肯定註明其訂約各國主權底不可侵犯性和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這些公約是以互相尊重另一訂約方底國家社會經濟結構爲出發點的，並應當鞏固我訂約各國人民間和平善鄰合作底基礎。我們主張按完全相互性原則來誠懇和逐條實現既訂的公約，並鄭重聲明，凡關於波羅的海沿岸諸國蘇維埃化的廢話，是只有利於我們共同敵人和一切反蘇聯挑釁者們的。

在我們已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以及立陶宛達到的政治關係改善基礎上，蘇聯已在廣泛協助這些國家解決其經濟的需要，並爲此而與它們締結了相當的商業的協定。由於簽訂這些經濟協定的結果，我們與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的貿易，正在增加數倍，並有繼續增長的順利前途。在

所有一切歐洲國家——連中立國也包括在內，——商業正遭遇着莫大困難的條件下，蘇聯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以及立陶宛締結的這些經濟協定，對於它們是有很巨大的正面意義的。

這樣，在蘇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間所已發生的接近，將促進我波羅的海沿岸諸鄰邦農業、工業、運輸業更迅速的高漲以及一般俾益它們國民幸福的增進。

特別昭示出蘇聯對於各小國政策原則的，就是關於把維里諾城和維里諾省轉交立陶宛共和國的條約的實例。根據這個條約，人口二百五十萬的立陶宛國家，大大擴張了自己的領土，把自己的人口增加了五十五萬，得到了居民幾乎超過現時立陶宛首都人口兩倍的維里諾城。蘇聯之所以情願把維里諾城轉交立陶宛共和國，並不是因為立陶宛居民在這裏佔有絕大的多數。不是的，在維里諾城市人口中佔居民多數的，乃是非立陶宛人的居民。可是，蘇聯政府顧到了以下一點，就是維里諾城是曾被波蘭用暴力從立陶宛方面奪去的城市，理應屬於立陶宛，因為這個城市，一方面既是立陶宛國家歷史過去所繫的城市，而另一方面又是立陶宛人民底民族希望所繫的城市。在外國報章上已經指出，在世界歷史上，還沒有那一個大國竟按己意把這樣一個大城市讓給一個小國的先例。正因為如此，所以蘇維埃國家這一行動，就更顯然昭示了蘇維埃國家底善意。

我們與芬蘭的關係，是處在一個特別情況中。這主要是因為在芬蘭方面，那從第三者國家方面來的各種外部影響發生着較大的作用。可是，公正為懷的人們却應當承認，現時擺在我們與芬蘭談判中的問題，也是那些曾擺在我們與愛沙尼亞談判中的關於保證蘇聯安全和特別

是保證列寧格拉安全的問題。可以說，在某種關係上，關於保證蘇聯安全的問題，在這裏是甚至於擺得更加尖銳的，因為蘇維埃國家境內僅次於莫斯科的主要城市——列寧格拉，總共只距芬蘭邊界三十二公里。這就是說，列寧格拉與別國境界相隔的距離，是甚至於少於一個現代遠射炮火力所能射及的距離。另一方面，接近列寧格拉的海上要道，在頗大程度內也是取決於芬蘭究竟是對蘇聯採取敵視立場抑或是採取友善立場的，因為芬蘭灣整個北岸地帶以及芬蘭灣中部一切島嶼，都是屬於芬蘭的。

如果估計到這種情形，以及歐洲現時的环境，那就可以指望從芬蘭方面會表現出應有的諒解。

蘇聯在所有這些年份以來與芬蘭的關係，是以什麼為基礎呢？大家知道，這些關係基礎，就是我們於一九二〇年按我們與其他波羅的海沿岸鄰邦所訂條約式樣締結的和平條約。蘇聯依照本身自由志願而保證了芬蘭獨立自主存在的地位。毫無疑義的，只有承認各民族自由發展原則的蘇維埃政府，才能情願採取這一個步驟。必須說，除蘇維埃政府而外，在俄國是決不能有其他任何一個政府竟會容許一個獨立芬蘭在列寧格拉門口存在的。克倫斯基和采列鐵里底「民主」政府的經驗，就是對於這點的明證，更不待說李沃夫侯爵和米留科夫底政府了，尤其更不必說沙皇政府了。毫無疑義的，這個重要情況是可以成為改善蘇芬關係的良好前提的，而芬蘭之與這種關係利益攸關，顯然是並不亞於蘇聯的。

蘇芬談判是於不久以前按我方發起而開始的。這談判底對象是什麼呢？不難瞭解，在現今